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天中記卷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王天禄

謄録監生臣葉世倬

天中記卷二十七

美丈夫

明　陳耀文　撰

美而艷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左文十六）

容冶　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王謂玉曰身體容冶口多微辭不亦薄乎玉曰身體容冶受之二親

口多微辭聞之聖人宋玉風賦

好女張子房之知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史記

冠玉陳平少時家貧為人長大美色富人張負獨視偉平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以女與之後沛公以平為亞將或譖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本傳

如瓠沛公略地過陽武張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

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
沛公赦勿斬 漢書
甚麗公孫弘對策時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
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
馬門 上
甚都司馬相如車騎雍容閑雅甚都 上
姣好董偃始與母賣珠為事年十三隨母至館陶公主
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弟中教

書計射御年十八而冠入則侍内温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

美麗董賢字聖卿為太子舍人哀帝時為郎傳漏在殿下為人美麗哀帝望見悦其儀貌拜為黄門郎寵愛日甚出則參乘入御左右常與上卧起甞晝寢偏藉上褎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迺斷褎而起其恩愛至此

絶人王商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絶人單于來朝仰視遷延却退天子聞而嘆曰此真漢相矣

如玉陸閎字子春吳縣人暢之子也世為族姓篤行好學聰明有令德欲尚寧平公主辭疾不應建武中為尚書令閎姿容如玉喜着越布单衣先武升臺見而偉之歎曰南方固多佳人自是常敕會稽郡獻越布焉謝承漢書

吳地記

如畫馬援長七尺五寸色理髮膚眉目容貌如畫東觀記

偉麗陳喬為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還閉口不食七日而死謝承

後漢書

狀異恒人蔡邕字伯喈謂從弟谷曰董卓性剛難濟吾且遁逃山東以待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乃止

傅粉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世說晏性自喜動靜粉帛不去手行步顧影魏畧

倚玉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明帝使后

弟毛曽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世說

積唐李安國積唐如玉山之將摧上崩李豐字安國識别人物海内注意明帝得呉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為黄門郎改名宣上問安國所在左右公卿即具以豐對上曰豐名乃被於呉越邪魏畧

龍章鳳姿嵇康身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羣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别傳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

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世說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鷄羣答曰君未見其父耳上

無雙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容儀偉麗不脩小節故時人為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晉書

擲果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弾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世說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

之滿車語林

連璧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岳與湛著契故好同遊世說

玉人裴楷字叔則為吏部侍郎風神高邁容貌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義理時人謂之玉人晉書裴令公有儁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為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世說

風塵外物王衍天行奇特明秀若神名士傳總角若造山

濤濤嗟嘆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晉書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王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王敦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世說石勒見夷甫謂長史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三公不我為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也夜使推墻殺之八王故事

璧人衛玠在羣伍之中寔有異人之望齠齓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爲璧人別傳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堪羅綺世說王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晉書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墻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世說

神仙中人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

此神仙中人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上永和中劉惔謝尚共商畧中朝人士或曰杜乂清標令上爲後來之英粗可得方諸衛玠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杜乂膚清叔寶神清桓彛亦云江左名士傳晉書

琳琅珠玉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豊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胤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世說

不復似世人王濛字世祖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又酷貧帽敗自以形美乃入帽肆就帽就嫗戲乃得新帽語林

林公道王長史斂襟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長史為中書郎往王敬和許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着公服敬和遙望嘆曰此不復似世中人世說

風槩桓温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温鬢如反猬皮眉大如紫石稜自

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晉書書說）初桓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溫問其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晉書）

玉舉劉萬安即道真從子庾琮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千

人亦見百人亦見世說

遊雲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上

朝霞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

朝霞舉

姿神荀羨字令則七歲隨父崧在石頭蘇峻愛其姿神

恒置膝上年十五將擬國婚乃遁長沙監司追尋不得

已尚潯陽公主風氣英秀明鬚眉俯仰眄睞容止可則家傳

濯濯春月栁張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

春月柳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晉書

得葛無恨鄱陽陳忠女名豊隣人葛勃有美姿豊與村中數女共聚絡絲戲相謂曰若得壻如葛勃無所恨也異苑

兩玉人宋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黒漆涉獵文義博贍多通時人以方楊德祖微將不及晦聞猶以為恨時謝混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

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耳_{南史}九

雙珠孟顗字彦重平昌安丘人衛將軍昶弟也昶顗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_上

哺啜可觀王彧字景文幼為從叔球所知憐美風姿為一時所推讓袁粲見之歎之曰景文非但風流悅乃哺啜亦復可觀有一客少時及見謝混荅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為野父矣粲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_{宋書}

藍田生玉謝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及長韶令美容儀

宋文帝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將軍劉湛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上

荆楚仙人龔祈字盖道漢壽人也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之仙人也

風器庾杲之風範和潤善音吐世祖令對虜使兼侍中上每嘆其風器之美王儉在坐曰杲之為蟬冕所照更生風采南齊

二雙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為一雙

玩韜與何偃為一雙常充兼假 上

方何褚彦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嘗嘆曰褚彦回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矣時人以方何平叔 南史

方嵇伏曼容字公儀宋明帝好周易集羣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字公儀容執經風采帝每以方嵇叔夜使畫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 梁儒林傳

衛杜在目何烱字士光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稱之

曰叔寶神清弘治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日上孝行傳
衆望褚向字景政淵之孫翔之父也為侍中風儀端麗
眉目如點每公庭就列為衆所瞻望後卒官外兄謝表
為製墓銘云弘治推華子嵩懃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
誦者以為擬得其人上
精神大適崔悛字長儒貌偉麗善於容止端嶷如神
後生第一崔瞻字彦通潔白善容止神采嶷然侍中李
神儁雅有風謦晚年無子見瞻嘆謂邢邵曰昨見崔悛

兒便為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楊愔引為中書侍郎曰昔裴瓚晉世為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皆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亦當無愧裴子

二天人崔子約長八尺餘姿神儁異潛覩梁使劉孝儀賓從見者駭目武定中與兄子瞻俱詣晉陽寄居佛寺每退朝久立子約憑几對之儀望俱華儼然相映沙門竊窺之以為二天人也北史

面似蓮張易之白皙美姿容與弟昌宗俱侍宮中皆傅

粉施朱衣錦繡服俱承辟陽之寵武承嗣等呼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楊再思諛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蓮再思以為蓮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蓮花也舊唐

秀整玄宗早朝百官趍班上見張九齡風儀秀整有異於衆謂左右曰朕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語林

朝廷羽儀李揆美風儀善奏對肅宗賞歎之嘗謂揆曰卿門第人物文章皆當代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人稱為三絕舊唐盧杞令李揆入蕃既至蕃長曰聞唐家第

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第一人李揆爭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謾之也揆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罷淮海也入洛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户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令形骸凋悴看即下世一切為空何第一之有語林

玉而冠崔瞻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子遠文采清麗風致整俊人皆慕其為人目為飣坐棃言為席上之珍也唐崔瑄傳

生菩薩薛調季瓚同年進士調美姿貌人號為生菩薩瓚俊爽人號為鉶調寛恕而瓚猜忌論者以時人所稱協其性也劉元章罷江夏入朝以風標自持一日調謁之倒屣出迎愛其風韻去而復留者數四既去謂左右曰若不見其美也調為翰林學士郭妃悅其貌謂懿宗曰駙馬盍若薛調乎語林

路巖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為世所聞鎮成都日委孰政於孔目吏邊咸日以技樂自隨宴於江淮都人士女懷

擲果之美雖衛玠潘岳不足為比善巾褁蜀人見必効之後乃翦紗巾之脚以異於衆也閭巷有眩服脩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邪比至出豚之肆見膾豕者謂屠生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方良可笑也

端美沈詢侍郎清粹端美神仙中人也除山北節旌京師咸重之誦曹唐遊仙詩云王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今夜遊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即風姿可知也比夢

水月觀音蔣凝侍郎亦有人物每到朝士家人以為祥瑞號水月觀音_上唐末朝士中有人物者時號玉筍班

玉界尺趙逢仕唐及梁卒於天成中文學德行風神秀異號曰玉界尺兩登郎廟四退丘園縉紳仰之_{北夢}

美男晉獻公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遂取之_{秦策}

分桃彌子瑕有寵於衛靈公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刖

彌子母病人間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刖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韓子

色交安陵君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絶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敝席寵臣不敝軒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殉楚策 說苑女

寵不敝席男愛不盡輪〈真誥〉

前魚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泣下以後得大魚而棄前之所得魚喻復得美人而弃已注魏之倖臣〈國策〉長孫佐輔古宮怨云重遠豈能勲沼鵠棄前方見泣船魚於武陵長信宮云一從悲畫扇幾度泣前魚是皆宮人用也似誤

男色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虚言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史佞幸傳〉柔

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漢書贊

男寵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倣武至夫婦離絶多生怨曠晉志

專寵苻堅初滅燕慕容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后宫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宫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宫咸懼為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後冲進逼長安堅遣之錦袍曰朕於卿恩分知何而於一朝忽為此變載記

習累沈約懺悔文云追尋少年血氣方壯習累所纏事難排豁淇水上宫誠無云幾分桃斷袖亦足稱多此實生死牢穿未易洗拔廣弘明集

别榻蕭詧字徳茂昔為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詧亦為信傳酒後為郢州刺史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詧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别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逕上詧牀踐蹋餚饌直視詧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

賔客滿坐韶甚慙耻南史

柔媚王義方彈李義府疏云義府善柔成信佞媚為心

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遂階通達文粹

美婦人

娃媛美女為媛毛詩注 娃嫿窕豔美也吳楚衡淮之間曰娃南楚之外曰嫿宋衛晉鄭之間曰豔陳楚周南之間曰窕故吳有館娃宫秦有榛娥臺秦晉之間美貌謂之

娥或謂之姣趙魏燕代之間曰姝自關而西秦晉之故都曰妍美狀為窕美色為豔美心為窈奕僷容也自關而西凡美容謂之奕或謂之僷宋衛曰僷陳楚汝潁之間謂之奕方言容麗曰媌形美曰婧容媚曰婠南楚以好為娃肥骨柔弱曰婐娜頰妍美曰嫵媚容貌曰嬫服虔通俗姣好也詩曰靜女其姣秦晉謂好曰娙娥吳楚之外謂好曰婧說文

有仍昔有仍氏生女黑而甚美光可以鑑人乃曰玄妻

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怒無忌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昭二十八

昌容殷時有仙女名昌容隅窓見骨帝王世紀

玉女紂囚文王於羑里散宜生受命而行究懐條塗之山有玉女三人宜生得之因費仲而獻之於紂以免文王六韜

赤烏赤烏之人獻二女於天子女聽女列為嬖人赤烏氏美人之地也穆天子傳

三為粲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國語

目送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因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

驪姬驪姬者國色也公羊傳 晉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

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如其色必授之情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君子曰知難本矣國語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莊子昔秦穆公與晉獻公共伐麗戎之國得美女一玉環二秦取環而晉取女即麗戎國艾地守封疆人之女也戎公英麗姬崔本作西施

破舌獻公欲伐虢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

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國策）

内美人而虞虢亡晉獻公伐虞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六以熒其意而亂其政（韓內儲）

南威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魏策）

三少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効焉且聞不令君其

納之公告二子二子遂殺洩冶宣九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廏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宣十一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

老死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以夏姬行遂奔晉成二子反怨之後與子重殺巫臣之家成七夏姬内挾伎術老而復壯三為王后七為夫人九為寡婦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鷄皮三少宇文士及粧臺記

尤物叔尚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女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且三

代之亡共其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尚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狼子野心竟滅羊舌氏（昭二十八）

西施越王以吳王淫而好色大夫種乃使相者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之（吳越）越謀滅吳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二名脩明（即西施鄭旦之別名）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

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内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矣乃嗟而目之若雙鸞之在輕霧沚水之漾芙蕖吳王妖惑忘於國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苑越軍亂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拾遺記西施越之美女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孟子註疏曼頰皓齒形姱骨佳不待傅粉芳澤而性可悅者西施陽文也淮南修務西施之沈其美也墨子嘉興縣南有女兒亭勾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

差西施於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女兒亭越絶書云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因泛五湖而去 唐陸廣微吳地記 西施山下有浣沙石 十道志 西施自窺於井不恃其美猶佐湯沐堯舜自窺於世不恃其美猶須才德況中庸而距諫嫫母自窺於井以為媚於西施桀紂自窺於世以為賢於堯舜 闕子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粱肉豈毛嗇先施哉 國策 使先施陽文吳娃傅予之徒嫵服而

御覽七發 莊齊物厲與西施司馬云夏姬誤

毛嬙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管子小稱 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姱也衣以皮褐則見者皆走易以玄錫則行者皆止愼子

國色天子誅邾婁顏而立其弟叔術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為我殺殺顏者吾為其妻叔術為之殺殺顏者而以為妻公羊昭三十一

閭娵魯君舉觴於梁惠王曰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

美也魏策閭娵子奢莫之媒也荀卿詩孫子賦閭姝子奢草之媒兮楚策謂閭娵爲醜惡騷七諫隴廉與孟娵同宮哀時命

後語作明娵集韻引荀子閭娵子奢

王質燕昭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謨竝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絶古無倫或行無跡影或積年不飢昭王處以錦綃華幄飲以瑀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拾遺記

茖縈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見處女鼓琴後語作瑟而歌詩曰

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有寵於王史記

朝雲楚襄王遊雲夢望朝雲之館上有雲氣宋玉曰昔先王懷遊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曖乎若雲皦乎若星將行未至如浮如傾對曰我赤帝季女名曰瑤姚姬未行而喪葬於巫山之陽精魂為草實為靈芝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

高丘之岨旦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且朝視之果如其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 襄陽耆舊傳

東家登徒子以好色短宋玉於楚王宋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臣里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 宋玉賦

粉白黛黑張儀之楚見楚王曰彼鄭周之女粉白黛黑

立於衢閭之間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王曰楚僻陋之國寡人未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乃資以珠玉南后鄭袖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聞君將之晉有金十斤請供蒭秣長子請王觴之王召南后鄭袖而觴之張子再拜曰儀有死罪儀行天下遍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面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吾固以為天下莫若兩人也秦策

犀角偃月陰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喜為陰姬乃謂趙

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至境入都邑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臣未嘗見人如山中陰姬者也不知者時以為神人若其眉目凖頞權衡犀角偃月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大悦欲請之司馬喜歸謂中山君曰趙王非賢主也乃欲請陰姬王宜立以為后以絶趙王之意中山君遂立為后上

中相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女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

得見於春申君徑得見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之佐吾何託敢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遠道客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者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者彼必有問汝女弟何能對曰能鼓者讀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曰能鼓

音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人呼女環到黄昏女環至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終春申君大悦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致下負於夫人為之柰何無泄此口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皆曰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

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懐君子以一月矣見妾於王幸産子男君即王公也而何為佐乎君戒念之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可屬嗣者烈王曰諾即召之烈王悅取之十月産子男是為幽王越絶書

畫像齊王起九重之臺募國中有畫者賜之錢狂卒敬君常居飢寒妻端正敬君工畫貪賜畫臺去家日久思念其妻遂畫其像向之嘻笑旁人瞻見之以白王王即設酒與敬君相樂謂敬君曰國中獻女無好者以錢百

為請妻可乎不者殺汝敬君憚惶聽許說苑

圖形式曰陳平為帝解平城之圍其事秘而不傳予知之

乎曰城平使畫工圖美女形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好

麗美女其容貌天下無有今皇帝困戹已馳使歸迎取

欲進於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閼氏日

不遠疎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

閼氏婦女有妬媢之性恐漢女美奪已寵因謂單于曰

漢天子亦有神靈得有土地非能有也於是開其一角

得突出以計鄙秘不傳也桓譚新論

漢書音義

金屋貯長公主嫖有主欲與太子婚后長主還宫武帝數歳主抱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否主指左右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指其女曰阿嬌好否笑對曰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長主大悦乃若要上遂成婚焉漢武故事

萬花谷作景帝問兒欲得婦誤

自痛不如尹夫人邢夫人同時并幸武帝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

飾從御者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覩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知也史外戚世家

絶世李延年性知音善歌舞侍武帝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歎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

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李夫人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漢書

麗娟武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於長生殿唱廻風之曲庭中花皆飜落置麗娟於明離之帳恐塵垢污其體也帝常以衣帶繫麗娟之袂閉於重幕之中恐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為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為神恠也洞冥記

趙飛燕世祖楊霓拂翳皮軒記鼓汾河而祠祀后土登甘泉而祭昊天奉常獻儀謂之大駕車千乘而騎萬匹以幸姬趙飛燕置屬車間豹尾中（晉輿服志）

燕趙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年滿三十者出嫁凡諸宮美人選二百人常從行郡國載之後車輿上同輦者十六人員數恒使滿皆自然美麗不使粉白黛黑侍尚衣軒者亦如之（漢武故事）

玉女武帝在甘泉宫有玉女降常與帝圍棊相娛女丰姿端正帝密悦乃逼之玉女因吐帝面而去遂病瘡經年故漢書云避暑甘泉宫此其時也_{幽明錄}

臉若芙蓉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悦司馬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為誄傳於世_{西京雜記}

昭君元帝宫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為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帝以明君充行（世說）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西京雜記）文頴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昭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形絕麗以節聞國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元帝石季倫曰昭

以觸文帝諱故改為明世說錢蕭娘昭君漢云早信丹青巧重貨洛陽師千金買蟾鬢百萬寫蛾眉松窗雜錄

飛燕合德馮萬金善歌世事江都王王孫女嫁江都趙曼萬金又是曼曼因與主通曼有疾不能近婦人主有身恐乃稱疾一產二女歸於萬金長曰宜主次曰合德冒姓趙氏宜主聰敏家有彭祖方脉之事善行氣微長而纖膩舉止翩然謂之飛燕帝幸之曰豐若有餘柔若無骨遷延謙畏若遠若近禮義人也合德美容體膚滑出

浴不濡善音詞輕緩可聽新沐膏九迴沉水香為卷髮號新興髻為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左右嘖嘖嗟賞淖夫人在帝后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既進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為温柔鄉謂樊嫕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帝求白雲鄉也飛燕外傳

體無軫粟飛燕初居貧與妹合德共被嘗通鄰人羽林射鳥者夜露雪立閉息順氣體無軫粟射鳥者以為神仙上

唾花飛燕與其妹婕妤坐后誤唾其袖合德曰姊唾染人紺碧正似石上花假令尚方為之未必能若此衣之華乃號石華廣袖上

體香趙后浴五蘊七香湯踞通香沉水坐燎降神百蘊香婕妤浴荳蔻湯傅露花百英粉帝嘗私語樊嬺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上

昭陽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謹上襚三十五條以陳踊躍之

心西京雜記后立後寵少衰而弟絶幸為昭儀居昭陽舍漢書

妖態梁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後漢

身推鹿車趙喜與友人韓仲伯欲入武関仲伯以其婦有姿色恐有强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喜責怒仲伯以泥塗其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每逢賊輙為求哀言其病遂脱東觀漢記

惠而有色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

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為奴世說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熈娶甄會女紹死熈出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舍魏畧見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知是熈妻使令攬髮以袖拭面姿貌絶倫既過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寵世語五官將納熈妻也孔融與曹公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已賜周公太祖以融博學真謂書傳所記後見融問之對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魏氏春秋

感甄記曰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廢寢與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下時已為郭后讒死帝意亦尋悟因令太子留宴飲仍以枕賫植植還度轘轅少許時將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見女來自云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時從嫁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懽情交集豈常辭能具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髮羞將此形貌重覩君

王爾言訖遂不復見所在遣人獻珠於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勝遂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為洛神賦

得妾殺子建安二年春正月曹操征張繡繡降其季弟濟妻國色也操以妾為繡由是媒叛襲操七軍大敗之殺其二子（袁宏後紀）國志繡濟族子

鍼神魏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芸年十七容貌絶世時文帝選良家子入宮靈芸別父母歔欷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郎

如紅色及至京師壺中之淚凝如血色矣帝改靈芸之名曰夜來來妙於鍼工雖處深帷重幄之內不用燈燭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宫中號為鍼神拾遺記

四絶文帝宫人絶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田尚衣段巧笑四人日夕在側瓊樹乃制蟬鬢縹眇如蟬狀故曰蟬鬢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為衣裳一時冠絶古今注

絳樹令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激於宋臈文帝與文欽書

神女吳主潘夫人父坐法夫人輸入織室容態少儔為
江東絕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為神女敬而遠之有
司聞於吳主使圖其容貌夫人憂戚不食減瘦改形工
人寫之以進吳主見而喜悅以虎魄如意撫按嗟曰此
神女也愁貌尚能感人況在懽樂乃命雕輪就織室納
於後宮果以姿色見寵
四姬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瑩澈每於月下清夜舒
之常與愛姬四人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

名潔華四名洛珍

刻像孫皓以張布女為美人有寵皓問曰汝父所在荅曰賊以殺之皓大怒棒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像恒置座側問左右布復有女否荅曰布大女適故衛尉馮朝子純即奪純妻入宫大有寵拜為左夫人晝夜與夫人房宴不聽朝政會夫人死皓哀慼思念葬於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栢作木人内冢中以為兵衛江表傳

神傷荀粲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喭粲粲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世說

光麗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璅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光麗豔逸端美絕倫壽聞

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其往宿壽蹻捷絶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竒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箸人則歷月不歇充計武帝唯賜已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牆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脩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祕之以女妻壽別傳

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即以妻壽

之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晉諸公贊曰壽字德真敦家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注騫弟與其子興興忿爭遂說騫子女穢行騫表從弟以此獲譏於世晉書

章丹陳珠夏統從父祀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吞刀吐火統破藩而走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為之悲惋蝃蝀之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

而退子路見戞南憤恚而忼愾吾常恨不得頓叔向之頭陷華父之眼柰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游戲放傲逸之情縱奢淫之行亂男女之體破貞髙之節何也遂隱床上被髮而卧不復言上

六劉劉聰使大鴻臚李弘拜太保劉殷二女為左右貴嬪長曰英字麗芳次曰娥字麗華又納殷孫女四人為貴人謂弘曰此女輩皆姿色絶世女闕且太保館朕實自不同弘曰太保裔自有周與闕聰大晤

賜弘黃金六十斤於是六劉之寵

二靳劉聰如中護軍靳凖第遂納其二女為左右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為皇后靳氏有淫穢之行陳元達奏之聰廢靳靳慙恚自殺

門薛張天錫疾篤門薛二姬並有國色天錫謂曰吾死之後汝二人豈可更為他妻皆曰尊若不諱請効死尊前誓無他志二人自殺天錫疾瘳追悼二姬葬以夫人禮續帝王世紀

陳琬晉元興末魏郡民陳氏女名琬家在査浦年十六飢疫之歲父母相繼死沒唯有一兄傭賃自活女容色甚艷隣中士庶見其貧弱竟以金帛招要之女力操貞氣未嘗有許後直盧循之亂賊衆將加凌逼女厲然不迴遂以被害祖沖之述異記

化生邢巒在漢中時掠良人為奴婢盧景與巒有隙與元暉計令崔亮劾之巒懼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龎景民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奇色也暉

大悅乃背彔為蠻言於世宗遂得不坐魏書五十三

美人石梁石靈寳本餘姚人寓居武康生女有姿容北齊始安王遥光納焉遥光敗入東昏宫建康城平為武帝釆女生元帝為脩容賜姓阮氏拜其父為朝請時人因名其所居之溪曰阮公溪溪中有大青石曰美人石南史西吳里語

重臺蓮梁吳興蘇氏女嘗於霅溪西南岸遇道士以小龜遺己光彩五色曰三年有徵蘇適章景明生女名要

兒為陳霸先後因名其地曰貴涇浦又曰章浦其中生重臺蓮花識者云主出美人後果生后后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后少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有朞功之服則一爪先折陳書吳興志

光彩照映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髮長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鑒特聰慧有神彩進止閑雅容色端麗每瞻視眄睞光彩益目照映左右陳書

司花女長安貢御車女袁寶兒年十五腰肢纖墮騃情

多態帝寵愛之特厚時洛陽進合蔕迎輦花帝命寶兒持之號曰司花女隋遺錄

秀色一日帝將登風舸凭殿脚女吳絳仙肩喜其柔麗不與羣輩齒愛之甚久不移步絳仙善畫長蛾眉帝色不自禁由是殿脚女爭効為長蛾眉帝海倚簾視絳仙移時不去顧内謁者云古人言秀色若可飡如絳仙真可療飢矣時越溪進耀光綾帝獨賜司花女洎絳仙他姬莫預也殿脚女自至廣陵悉用備月觀行宮由是絳

仙不得親侍寢殿有即將自瓜州宣事廻獻合歡水果一器帝命小黄門以一雙騎馳賜絳仙遇馬急揺解絳仙拜賜因附紅牋小簡上進曰驲騎傳雙果君王寵念深寧知辭帝里無復合歡心帝省章不悦顧黄門曰絳仙如何來辭何怨之深也黄門言其故帝曰絳仙不獨貌可觀詩意深切乃女相如也何謝左貴嬪乎上

來夢兒煬帝自達廣陵沉湎失度每睡須揺頓四體方就一夢侍兒韓俊娥尤得帝意每寢必召令振聳支節

然後成寢別賜名為來夢兒他日蕭后誣罪去之帝一日登迷樓憶之題云黯黯愁侵骨綿綿病欲成須知劉岳鬛强半為多情

飲乳侯君集既誅録其家得二美人容色絶代太宗問其狀曰自爾已來常食人乳而不飯又君集之破高昌得金簟二甚精御府所無亦隱而不獻至時并得焉隋唐嘉話

花鳥使　天寳中天下無事選六宫風流艷態者名花鳥

使主宴 濤載

素面朝天玄宗妃楊太真姿質豐艷知筭過人每倩盼承迎動移上意 書 雋 有姊三人皆豐碩脩整工於詭浪巧會旨趣每入宫中移晷方出玄宗並封國夫人之號長曰大姨封韓國三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同日拜命皆月給錢十萬為脂粉之資然虢國不施粧粉自衒美艷常素面朝天當時杜甫有詩云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宫門却嫌脂粉涴顔色淡掃娥眉朝至尊 楊妃外傳

明秀梅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為不及梅妃傳

秀曼都雅韓弘為汴帥惡李光顏力戰陰圖撓屈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管六博之藝餙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數百萬命使者送遺光顏冀一見悅惑而怠於軍政也詰朝光顏乃大宴軍士命

使者進妓之至秀曼都雅殆非人間所有一軍驚視光顔乃謂來使曰令公憐我久離室家捨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令戰卒皆負妻子蹈白刃光顔柰何獨以好色為樂因涕泣嗚咽厚酬來使俾領其妓自席上而廻舊書

飛鸞輕鳳寶歷二年浙東國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一曰輕鳳脩眉黟首蘭氣融冶冬不纊衣夏不汗體上琢玉芙蓉以為二女歌舞臺每歌聲發如鸞鳳之音及觀

於庭際舞態艷逸更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内人藏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所侵故也由是宫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杜陽雜編

絶色畢誠宣宗思顧特異許以為相令孤綯所忌連徙之鎮皆綯緩其入相之謀也誠思有以結綯在北門得絶色非人所有者盛飾珠翠專使獻綯綯一見心為之動謂其子曰尤物必害人畢太原於吾無分今以是餌吾將傾吾家族也一見立反之使人不敢將田驛候誠

意誠又瀝血書輸啓事於絢絢終不納乃命吏貨之東頭醫李玄伯伯所狎昵者以錢七十萬致於家乃舍上堂坐之玄伯執賤役以事之踰月盡得其歡心焉乃進於上上見大慼之寵冠六宮玄伯燒伏火丹進以市恩罪上瘡疾作玄伯之罪也懿宗即位與山人王岳道士盧仙芝俱棄市（東觀奏記）

窅娘李后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后主作金蓮六六尺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纒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

素襪舞蓮中回旋有凌雲態齊鎬詩云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因窅娘作也自是人皆効之青話道山

顰笑後主保儀黄氏容態華麗冠絶當世顧眄顰笑無不姸姣其書學伎能皆出於天性南唐書

花蕋夫人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宫後主嬖之號花蕋夫人效王建作宫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宫宗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介是男兒祖悅

蓋蜀兵十四萬而王師纔數萬爾後山詩話花蕊夫人入宮太祖幸之晉王諫為未黜一日與宋祖獵於園中射殺之鐵圍山叢談

瓊仙南漢劉鋹才人名盧瓊仙五國故事

花不如完顏亮侍寢妃花不如者長安貧家女慧麗專亮寵凡打毬縱獵出入無不從之亮死亦被殺采石瓜州斃亮託

青琴青琴虙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

嫘靜約上林賦南部青琴姣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

回賜游旻雖天才雋朗而實須墳誥以廣智抱朴

醜丈夫

醜耗土之人醜家語仳倠嫫嫫傴麗頞頞喝雎頞顬顛醜也廣推

異貌伏羲牛首女媧蛇軀臯陶鳥喙孔子牛唇後漢周燮傳註

顏惡禹長頸鳥喙面目顏色亦惡矣天下獨賢之尸子

醜茂醜男醜茂醜女鍾離泰東晳發蒙記　法琳云陽文與醜

蔑争麗孟陬與隴廉兢妍廣弘英集

駘他魯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他丈夫之與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是必有以異乎人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莊子德充符

魯惡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呂去尤

𩈪䵷陳有惡人焉曰敦洽𩈪䵷雄顙廣顏色如浹赬垂眼臨鼻長肘而短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𩈪䵷往謝焉楚王怪其名而先見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喪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而友之是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衰上遇合

支離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莊人間世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㼜大癭上德充符

不相唐舉相蔡澤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史史秦相蔡澤歛頤折頞初學記

澤歛頤蹙頞周燮注頞鼻莖也

貌陋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荅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

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貌醜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吶吶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之二子猶悉賢之良臣嘗行臨淄市見屠酤焉身脩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忱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為臨淄宰孔叢子

眩名承宮字少子朝廷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

使求得見官顯宗勑自整飾宫對曰夷狄貺名非識實者也臣聞虛稱故欲見臣醜陋形寢不可以示遠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後漢

異貌汝南周燮欽頥折頞狀醜駭人毋欲不舉其父不聽曰吾聞聖賢多有異貌興我宗者必此兒也遂育之汝南先賢傳後漢書

形陋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

奴使荅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

魏武聞之追殺此使世說

貌寢王粲容狀短小有異才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魏志二十一　初粲與族兄凱俱避地荆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凱有風貌乃以妻凱博物記

醜頳左思貌醜頳不持儀餙續文章志　思貌醜陋而口訥晉書

太冲絕醜效潘岳遊遨於是羣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

返世說

投石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滿車語林

甚醜劉伶字伯倫長六尺貌甚醜悴常乗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晉書

真猴宋何尚之與顔延之少相狎好為嘲調二人並坐小何常謂顔公為猴顔亦以何為猴嘗共遊戲西池顔問路會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何為似延之大喜人曰彼似猴尔君乃真猴也謝綽宋拾遺録

短陋張融字思光形貌短陋精神清澈王敬則見融革帶垂寬殆將至骼謂之曰革帯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帯何為南齊

陋小晉安王出成石頭高祖謂周捨曰為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容貌以摛為侍讀梁書

生犀陸驗為少府丞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

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以驗為生犀南史恩倖傳

奇醜昔王池國有民婿面奇醜婦國色鼻齆婿乃求媚此婦終不肯迎顧遂往西市無價名香而燻之還入其室婦既齆豈知分香臭哉金樓子

無情宋遊道使氣黨俠時人語曰遊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貌何謂醜者必無情李構嘗因遊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為通名稱族弟遊山遊道出見之乃獼猴衣帽也將與構絶構謝

之豁然如舊北齊

麽陋長孫太尉見歐陽率更姿形麽陋嘲之曰聳髆成山字埋肩畏出頭誰言麟閣上畫此一獮猴詢亦酬之曰索頭連背煖漫襠畏肚寒秖緣心混混所以面團團太宗聞之而笑曰詢此嘲曽不為皇后邪本事詩

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崩百官縗經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或指之許敬宗見而大笑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舊唐

許郝許欽明與郝處俊鄉黨親族兩家子弟類多醜陋而盛餙車馬以游里巷京洛為之語曰衣裳好儀貌惡不姓許即姓郝帝京述兩記

鬼視盧妃貌陋而色如藍人皆鬼視之舊唐

崑崙慕容彦超吐渾部人也父亮彦超即漢高祖之同産弟也嘗冐姓閻氏體黑面胡故謂之閻崑崙周史

醜婦

嫫母黄帝納醜女號嫫母使訓宮人而有淑德奏上德

之頌帝周游行時元妃嫘祖死於道令次妃嫫母監護於道以時祭之因以嫫母為方相氏軒轅本紀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黄帝黄帝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呂覽遇合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兮嫫母勃屑而入侍七諫軒皇愛嫫母之䰠貌不易落英之麗容陳侯悦敦洽之醜狀弗貿陽文之婉姿劉子

仳倠嗜䐭哆噅籧篨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

母仳倠也註仳倠古之醜女淮南修務仳倠醜面也說文

仳倠瑋瑳雜於甗窒兮隴簾與孟娵同宫注云隴簾醜

婦也孟娵好女也哀時命

效矉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

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

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莊子天運

倭傀毛嫱西施善毀者不能數其好嫫母倭傀醜善譽者

不能掩其醜（四子講德論）

厚送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爲婦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女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之量而去苦少耳吾肉不善雖以他附益之尚猶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擗杏齒如編貝（韓詩外傳）

卬鼻齊鍾離春者齊無鹽色女也其爲人極醜無雙白

頭深目長脂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於是拂拭短褐自詣宣王宣王方宴於漸臺左右聞之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强顔女子也宣王召見揚目銜齒謂有四殆宣王喟然而嘆納之為后列女傳

項瘤齊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也項有大瘤故號宿瘤閔王出游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曰此奇女也命後車載之歸告諸夫人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遅

其至也宿瘤駭宫中失貌不能自止女與衆言閔王大感以為后上

五逐齊孤逐女者即墨之女也孤無父母其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之門而求見王輟食而起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五逐於里者少禮何足為貴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遂見與之語而悅之遂以為齊相妻上

登徒妻登徒子其妻蓬頭攣耳齞唇歴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好色賦

允婦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竒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會桓範至語許云阮家旣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内旣見婦旣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

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世說

卑下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

酒家婢兵部郎中朱前疑貌醜其妻有美色天后時洛中殖業坊西門酒家有婢蓬頭垢面傴肩皤腹寢惡之狀舉世所無而前疑大悅之殆忘寢食乃知前世言宿瘤蒙愛信不虛也僉載

美室張郎中又新與楊虔州齊名友善楊妻李氏即鄘相之女有德無容楊未嘗意敬待特甚張嘗語楊曰我少年成美名不憂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楊曰必求是但與我同好必諧君心張深信之既婚殊不愜心楊以笏觸之曰君何太癡言之數四張不勝其忿廻應之曰與君無間以情告君君誤我如是何謂癡楊歷數求名從宦之由曰豈不與君皆同邪曰然然則我得醜婦君詎不聞我邪張色解問君室何如我曰特甚張

大笑遂如初張既成家乃詩曰牡丹一朶直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欄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本事詩

長人

骨節轉車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轉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仲尼爵之即徹爼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轉車此為大矣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為

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氏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尺數之極也

身橫九畆文公十年冬十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畆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穀梁傳

十一年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左傳長

狄弟兄三人各長百尺狄者陰氣時中國衰有夷狄明長狄長蓋五丈餘也洪範五行傳

春秋考異郵

十尺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如之昂望之如斗春秋演孔圖

一丈伍子胥見吳王僚僚望其顔色甚可畏長一丈大十圍眉開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胥知王好之每入言倍有勇壯之氣吳越春秋

大人十二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

尺關中記身長百尺皆夷狄服凡二十人見于臨洮天戒若曰勿大為夷狄之行將受其禍是歲始皇初并六國反喜以為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遂自賢聖築長城故大人見於臨洮明禍亂之起前五行志鑄金狄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立阿房殿前三輔舊事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天下大亂卓身滅抑有以也餘二人魏明帝欲徙詣洛陽清明門裏載至霸城重不可致便留之英雄記後石季龍徙之鄴符堅又移入

長安而銷之闗中記　銅人翁仲其名也謝承後漢書

阮翁仲翁仲安南人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異於常人少為縣吏為督郵所笞歎曰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秦始皇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聲振匈奴秦以為瑞翁仲死遂禱銅為其像置咸陽宫司馬門外匈奴至有見之者猶以為生

宕渠獻秦襄王時宕渠郡獻長人長二十五丈六尺蜀王本紀

巨毋霸王莽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竒士長一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匈奴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卧則枕鼓以鐵着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者也莽聞惡之留霸在所新豐更其姓曰巨母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前漢

娶長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曽祖父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

君焉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為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姚期薦於光武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後歷官司徒號稱任職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勅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後漢

魁岸郭太字林宗身長八尺儀貌魁岸善談論聲音如鍾後漢紀

温偉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餘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儀容温偉後書

八尺諸葛孔明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蜀志

見襄武咸熙二年有大人見襄武縣長二丈餘脚跡長二尺二寸白髮著黄單衣黄巾柱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魏志

屐七尺苻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見身長五丈語張靖曰

令當太平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妄召靖擊之是月也雨河渭泛溢滿坂津監寇登於河中流得大履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稱屐指長尺餘文深七寸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乃赦之祖沖之述異記

丈八苻堅以乞活夏默為左鎮即胡人護磨那為右鎮即奄人申香為拂蓋即默等身長一丈八尺並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崔鴻前秦録

二丈燉煌西盡大秦隅海心無憂遇善風不經二十日

得渡心憂數年不得渡諺曰心無憂患不經二旬心若憂患遠離三春士人賢直男女皆長二丈端正國主風雨不和則讓賢而治之三秦記

脛長丈六神武時盧曹率其徒自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為馬皂脛長丈六尺以為二稍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唯彭樂彊舉之未幾曹遇疾烱聲聞於外巫言海神為祟遂卒北齊書

身長七尺盧文進幽州人也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至江

南李氏封范陽王嘗至天定河見人脛骨大如柱長可七尺陸游南唐詩

長丈二淳熙間蘇州有唐姓者兄妹皆長丈二日啗斗餘行倦則倚市簷憩坐如堵墻不可出出則傾市觀之詔廪之殿前司德壽欲見之遣詣北宮懼其聚民乃卧而泛河之至望仙橋專舟焉續夷堅志

龍伯佻人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皆壽至千歲而死從崑崙以東得大秦人長十丈皆衣

帛從此以東千萬里得佻人國長三十丈五尺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中秦國人長一丈河圖玉版

朴父東隅大荒之中有朴父馬夫婦竝高千里腹圍百輔天初立時使夫妻導開百川嬾不用意謫其夫妻竝立東南男露其勢女彰其殺氣息如人不畏寒暑不飲不食須黄河清復更使其夫妻導百川神異

東夷東夷長人者類長三丈鋸牙鉤爪黒毛覆身不火食噬禽獸或搏人以食

支提有支提國人長三丈二尺有三手三足一手當胸手足各三指洞冥記

大秦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猨臂長脇好騎駱駝外國圖

丈五六晉永嘉王年有鶖鳥集于始安縣南其里之鶖陂中民周虎張得之木矢貫之鐵銀其長六尺有半以箭計之其射者人身應長一丈五六尺也又平州別駕高會語曰倭國人嘗行遭風吹度大海外見一國人皆長丈餘形狀似胡蓋是長翟別種箭殆將從此國來也

山經

短人

帝舜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貢短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荀非相

黑短齊景公伐宋過太山夢二人怒曰謂泰山之神晏子謂宋相湯與伊尹也為言其狀湯皙容多髮伊尹黑而短即所夢也景公進軍不聽軍鼓毀公怒散軍伐宋

博物志晏子瑣語湯作盤寅

七寸齊桓公獵得一鳴鵠宰之嗉中得一人長三寸三分著白圭之袍帶劍持刀車罵詈瞋目後又得一折齒方圓三尺問羣臣曰天下有此及小兒否陳章荅曰昔秦胡充一舉渡海與齊魯交戰折傷版齒昔李子敖於鳴鵠嗉中游長三寸三分博物志有李子昂長七寸日行千里一旦被海鵠所吞居鵠腹中三百年不死神異經

朱儒邾人莒人伐鄅臧紇救鄅侵邾敗於狐駘國人誦

之曰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左襄五

使楚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扇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為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直使楚矣晏子

眇小孟嘗君之趙趙人出觀之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眇小丈夫耳史記

短小齊遣淳於髡到楚為人短小楚人甚薄之謂曰齊無人而使子來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臣腰中七尺之劍欲斬無狀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共飲酒說苑

巨靈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衣冠具足上疑其山精常令在案上行召東方朔問朔至呼短人曰巨靈汝何忽叛來阿母還未短人不對因謂上曰王母使臣來告陛

下求道之法唯在清淨不宜躁擾復五年與帝會言終不見漢武故事

尺二漢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一尺二寸纂文沈約問劉杳云何承天纂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宋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南史

小吏張重字仲篤南郡人也明帝永明元年舉孝廉送

京師正月朝於德明殿帝怪其短小問曰何郡小吏答曰昔子奇十六為河東太守甘羅十二為秦相陛下欲得才耶抑將稱骨度肉也帝嘉其善對賜以金帛東觀記文

短陋周舉字宣光姿貌短陋有晏子之風汝南先賢傳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從横周宣光兖州名士傳

後漢

黝歙短人孫權黄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

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詣權權問方土謡俗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歙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還本國宋書

諸夷中天竺下

甚短山濤子淳字子玄允字叔真並少尫病形甚短小而總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辭以問於允允自以尫陋不肯行濤以為勝已乃表曰臣二子尫病宜絶人事不敢受詔論者奇之晉書

過軀之用齊孟業有盛名初司州牧清河王岳聞業名召為法曹見其容貌短小笑而不言及尋斷決之處乃謂業曰卿决斷之明可謂有過軀之用三國典畧

三短李諧為人短小六指因瘿而舉頋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北史三十一

短秃阮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秃周文帝偏所愛重常於室内置酒十瓶瓶大一斛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適入室即見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入王家上坐

相對宜早還宅因持酒去周文帝憮然大笑

短人行唐長孫元同幼有識辨貞觀中嘗在諸公主席衆莫能當高密公主乃云我段家兒郎亦有人物走令喚取段恪令對玄同段恪雖微有詞其儀容甚短小召至始入門玄同即云為日已暗公主等並大驚怪云日始是齋時何為道暗玄同乃指段恪若不日暗何得短人行坐中大笑恪面大赤更無以荅啓言錄

功德實曉形容短小眼大露睛樂彥偉身長露齒彥偉

先弄之云足下甚有功德旁人怪問彥偉曰既已短肉又復精進豈不大有功德賓即應聲荅曰公自有大功德因何道曉人間其故賓云樂工小來長髙又問長髙之意賓云身長如許口嘴髙崖豈不是長髙衆皆大笑

上

短向上北省班諫議在給事中上中書舍人在給事中下裴佶為諫議形質短小諸舍人戲之曰如此短何得向上裴佶曰若怪即曳向下衆人皆大笑因話錄

眇小無鬚李希烈叛關播盛稱李元平德宗拜汝州別駕始至募王築郛浚隍希烈陰使亡命應募縛元平馳見希烈遺矢于地希烈以其眇小無鬚戲李克誠曰使爾取元平乃以其子來也因嫚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耶新唐

半人桑維翰身短面黄每對鑑自歎曰七尺之身何如一尺之面後登第同榜四人秦王幕客陳保極戲謂人曰今歲有三箇半人及第以維翰短陋故謂之半人續世

僬僥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列湯問詩含人霧周僥國其人短小冠帶一曰僬僥國山海僬僥國人長一尺六寸迎風則偃背風則伏眉目俱足但野宿外國圖有小人國名靖人山海僬僥極麽靖人唯小四體俱足眉目才了郭圖贊長安中嘗見有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俱或以為僬僥人也南部新書

蝼蛄東方有人其長三尺君長出行導衛威儀有若中

國人又有小人如螻蛄手撮之滿手得之二十枚廣忠

侏儒國倭南有侏儒國其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國四千餘里魏畧

短人國短人國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二尺衆人多去康居可萬餘里西域傳上

陀移員嶠山有陀移國人長三尺壽萬歲廣延之國人長二尺拾遺記

小人西北荒中有小人焉長一寸圍如長朱衣玄冠束

軺車導引有威儀人遇其乘車並食之其味辛楚終不為虫像所咋並識萬物名字殺腹中三虫神異經

鵠國西海之中有鵠國男女皆長七寸自然有禮好經論跪拜壽三百歲行人如飛日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鵠鵠遇吞之上壽三百歲在鵠腹不死而鵠一舉千里上

肥

弱土弱土之人肥家語肥多肉也腴腹下肥也說文

脯腊古諺云堯舜至聖心如脯腊桀紂無道肥膚三尺 備事 析言

應客楚莊王圍宋子反乗堞而闚宋城見華元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吾聞圍國者鉗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惡則矜之小人見人之惡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 公羊宣十五

言勝閔子騫肥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其美車

馬則欲之入聞先王之言則又欲之兩心相與戰今先王之言勝故肥戸子

義勝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韓子

食言魯哀公至自越郭重僕孟武伯惡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公與大夫始有惡左哀

食糠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弟常耕縱平游學平為人長而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不親家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逐其婦漢書

如瓠張蒼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上

副腰東平憲王蒼腰帶八圍顯宗甚重之詔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曰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

腰腹矣後漢

代兄梁國車成字子威兄恩都為赤眉賊所待欲爨之成叩頭曰兄瘦我肥欲得代之賊感其義俱放之謝承書

東觀記臨淄倪萌字子明為赤眉所得事同

代弟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王莽時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餓賊大驚並放之東觀記

脂流王允使吕布等誅董卓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

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後漢

逃則曹操父嵩在太山操令泰山太守應邵送家詣兗州陶謙密遣數十騎掩捕嵩家懼穿後垣先出其妾肥不出逃於厠與妾俱被害世語

不能動京邑有一人失姓名食噉無十許人遂肥不能動其父曾作遠方長吏被縣令故義共傳食之一二年中一鄉為儉博物志

服肥吳質黄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太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負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曹洪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眼肥即自宜為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案劒内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吳質吞爾不摇喉咀爾不摇牙何敢恃勢驕邪質別傳

肥奴司馬懿奏免曹爽桓範踰城出為爽畫二策爽不

能用範怒奭曰肥奴曹子丹好人生五六頭肉令桓範隨卿獄門也魏志今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豚犢耳魏氏木無春秋

千斤孟業為幽州其人甚肥或以為千斤武帝為稱之難其大乃作一大秤掛壁業入見武帝曰朕欲自秤有幾斤業荅曰陛下欲秤臣耳無煩復勞聖躬於是稱業果得千斤語林

自娛孫權問諸葛恪頃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對曰臣

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脩己而已（恪別傳）

食糠王戎子綏字萬子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晉書）

肉潰司隸校尉高平滿奮字武秋豐肥肉潰膚裂每至暑夏輒膏汗流溢其有愛妾夜取以燃照炎灼發於屋表奮大惡之悉盛而埋之暨永嘉之亂為胡賊所燒皎若燭光（異苑）

納李趙伯翁肥大夏日醉卧孫兒緣其腹上戲因以李

八九枚內臍中至後日李大爛汁出乃泣謂家人曰我腸將死明日李核出乃知孫兒所納李子也笑林

忽肥庾公造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世語

笨伯兗州既有八伯之號其後更置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淵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陳留史疇以大肥為笨伯散騎侍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為猾伯廬陵太守羊眪

曇以狠戾為璪伯蓋擬古之四凶晉中興書

肥癡沈昭畧字茂隆性狂儁使酒仗氣無所推讓嘗醉晚日負杖擕家賔子弟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耶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畧昭耶何乃瘦而狂昭畧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柰何王約柰汝癡何南史十七

肥婢明皇在百花院便殿因覽漢成帝內傳時妃子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文書上笑曰莫問知則又殢

人覔去乃是漢成獲飛鷰身輕欲不勝風恐其飄翥帝為造水晶盤令宫人掌之而歌舞又製七寶避風臺間以諸香安於上恐其四肢不禁也上又曰爾則任吹多少蓋妃微有肌也故上有此語戲妃（楊妃外傳）梅妃以楊妃之寵遷於上陽東宫後上憶妃召至翠華西閣叙舊愛繼而上失寤侍御驚報曰妃子已至上匿之遺舃并翠鈿命封賜妃謂使者曰上棄我之深乎使曰上非棄妃誠恐太真惡情耳妃笑曰恐怜我則動肥婢情豈非棄

也

腹垂過膝張守珪為幽州節度安禄山盜羊事覺守珪剝坐欲打殺之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兩蕃耶何為打殺禄山守珪見其肥白壯其言而釋之令與鄉人史思明同捉生行必尅獲拔為偏將軍嫌其肥以守珪威風素高畏懼不敢飽食以驍勇聞遂養為子晚年益肥壯腹垂過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以肩膊左右攙挽其身方能移步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風馬禄山肚大每著

衣帶三四人助之兩人擡起肚豬兒以頭戴之始取裙褲帶及繫腰帶𤣥宗寵禄山賜華清宫湯浴皆許豬兒等人助解著衣服然終見剸者豬兒也舊唐

肥醜中宗與羣臣晏飲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摇頭睆目左右顧眄帝大笑吏部侍郎盧藏用歎曰是舉五經掃地矣新唐

相嘲王淇張亢同在南京晏元獻幕張肥大王以太牢目之王瘦小張以獼猴目之一日有米綱至八百里村

水淺當剥載張往督王曰所謂八百里剥也張曰未若三千年精矣黿水燕談琪嘗嘲亢口張亢觸墻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歸田録

肥喘盛度體豐肥一日自前殿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即欲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中立見其喘甚問之盛告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為牛

布袋和尚明州布袋和尚形裁腲腇蹙頞皤腹盖彌勒

化身也傳燈

不澤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往來也適子懷於燕慈母喻於荆情相往來也淮南

轂氣勝轂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物理論

䐹益梁之間凡諦其肥盛謂之䐹方言

瘦

臞約省瘦也臞省約少之言也釋名 羸委也瘠瘦也說文

墳衍墳衍之人晢而瘠周禮地官司徒

堯衍神農形顇堯瘦將欲利萬人也文子

瘠甚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氷而床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襄二十一

心憂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

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柰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益韓外儲

悲思和熹鄧后自遭大憂及新野君仍喪諸兄常悲傷思慕羸瘦骨立不能自勝宋觀漢記

瘦貴張氏得鈎何氏得筭故三輔舊語曰何氏筭張氏鈎何氏肥張氏瘦言何氏有肥人輙貴瘦人輙賤張氏瘦者輙貴肥者輙賤故二族以鈎筭知凶吉以肥瘦知

貴賤二輔決錄注

瘦甚楊彪見漢祚將移遂稱脚攣不復行積十餘年後子脩為曹操所殺曹見彪問曰公何瘦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謝承後漢書

瘦恨得晚曹操攻吕布於下邳吕布登西北白門上城陷士擒以詣操布曰明公何瘦操曰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温氏園操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恨不早相故也獻帝春秋

雞骨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床和哭泣備禮武帝謂劉仲雄曰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世語

禁語衛玠好言玄理素抱羸疾母恒禁其語晉書別傳

更瘦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桓問之曰卿何以更瘦遐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恨於破甑

世說

苦役甄法崇永初中為江陵令在任嚴明于時南平繆士為江安令喪官至其年末崇在廳上忽見一人從門入云繆江安通法崇法崇知士已亡因問卿貌何故瘦答曰我生時所行善不補惡今繫苦役窮極理盡述異記

革帶移孔沈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武帝終不用乃與徐勉書陳情言已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記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為請三司

之儀帝弗許但加鼓吹而已梁書

貌瘦韓休為相峭直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不盡玄宗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彼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唐書通鑑

說法馬留元祐間王景亮與任族無名子結為一社紀事嘲誚士大夫無問賢愚一經諸人之目即被不雅之名號曰猪觜關呂惠卿察訪京東呂質清瘦語話之際喜以雙手指畫社人呼為說法馬留又湊為七字曰說

法馬留為察訪社中彌歳不能對一日邵篪因上殿氣泄出知東平邵高鼻拳髯社人名為凑氛獅子仍對曰凑氛獅子作知州惠卿街之諷部使者發以他事舉社遂為虀粉桐江詩話馬留蓋優人呼沐猴之名古今詩話

形體

形體身伸也可屈伸也形有形象之異也軀區也是衆名之大總若區域也體第也骨肉毛血表裡大小相次第也釋名

參天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血脈三月而懷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分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為雲肺為氣脾為風腎為雨肝為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為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

星失行州國受其殃天地之道尚由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燻而不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内而不失外文子

像法人頭圓像天足方法地五臟像五行四胑法四時九竅法九分目法日月肝仁肺義腎志心禮膽斷脾信膀胱決難髮法星辰節法日嵗腸法鈐孝經援神契

五藏推天命本人情人有五藏六腑何謂五藏精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何為六腑

咽喉量入之府胃曰五穀之府大腸轉輸之府小腸受成之府膽積精之府膀胱液之府也韓詩外傳

精氣形者生之舍也精神者所受於天形體所受於地也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淮南文子

生異堯八眉舜四瞳子禹其跳湯扁文王四乳八者如八字者也其跳者踦也扁者枯也言皆不善也尚書大傳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參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皐陶馬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淮南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皐陶之狀色如削瓜閎夭之狀面無見膚傳

說之狀身如植鰭伊尹之狀面無須麋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荀子）傳言黃帝龍顏顓頊戴午帝嚳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僂皐陶馬口孔子反羽蒼頡四目為皇帝史晉公子重耳仳脅為諸侯霸藉秦骨皐為六國相張儀仳脅亦相秦魏項羽重瞳云虞舜之後與高祖分王天下（論衡）

老子老子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疎

齒方口厚脣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純骨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史記

孔子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姑布子卿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顙其頭似堯其頸似皋繇其肩似子産然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纍然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家語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趍

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莊子

曰角子產曰角晏平仲月角尾生犀角柳下惠史魚反角管子

易貌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昔堯身脩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脩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

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皆僂亦聖骭也不以鬚眉美鬣為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孔叢子

體方安里王欲以馬回為相問子順曰回為人梗梗亮直之丈夫也順曰聞諸孫卿云其為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臣見馬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得罪上

法貴武帝諱雄字仲雋姓祖第三子帝生長八尺三寸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將貴其相有四目如重雲鼻

如龜龍口如方器耳如相望法為貴人位過三公不疑也蜀李書

奇表李郃長七尺八寸多鬚髯八眉左耳有奇表腦犹如㫜形手握二公之字別傳

堂堂華温琪少從黄巢為盜巢敗温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於桑林輙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五代史

銅筋鐵肋鄧瑴字伯翊秦人也身長八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聲如虎吼以力雄人隣牛方鬬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弗能舉兩手持之行泰定末德王薦之會丞相格其事瑴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薰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遂入王屋山為道士

人為貴中黄道君曰天生萬物人為貴也人身包含天地無所不法立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

元士九州百二十郡千二百縣也天子天子大道君脾為皇后心為太尉左腎為司徒右腎為司空封八神及臍為九卿珠樓神十二胃神十二三焦神三合為二十士大夫四肢神為八十一元士合之百二十以法郡數也又脉為尚書府肝為蘭臺府五符經

三官為道當調三官口為天闕足為地闕手為人闕三官調則五臟安五臟安則舉身無病真誥

精明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多則明

消妄有益精之道延明之經上

十二官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臣使之官喜樂出焉在兩乳間為海之氣脾胃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州都之官津液藏焉凡十一官不得相失脾胃二藏共一官素問內經

得强五藏者身之强也頭者精明之府頭傾視深精神將奪矣背者胷之府背曲肩隨府將壞矣腰者腎之府轉摇不能腎將敗矣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筋將憊矣得强則生失强則死上

臟神心神丹元字守靈肺神皓華字虛成肝神龍煙字含明腎神玄冥字育嬰脾神常在字魂庭膽神龍曜字威明黄庭經

五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鹹入腎甘入脾是為五入

內經

狀貌無憑庾曼少聰慧家富于財好賔客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顧頰開張人皆謂曼必為方伯無餧乏之慮及魏尅江陵卒致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蘿面甚尖危有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南史庾杲之傳